

文化 Culture 藝術賞析

陳麗珠在《莎拉·肯恩在48上書寫》與原作者對話



張志偉攝



胡雪巖覺得自己就像一頭鹿，往黑洞一直奔跑 Keith Hiro攝



黃嘉威(右一)飾演的厚皮歌曲悅耳 阮漢威攝

小劇場 大歷史 悲喜交集

2016 香港戲劇回顧

佛琳

二〇一六年我看的戲劇演出不多，可是某些演員，某些題材，甚至是某些場面，卻令我印象深刻。該等劇目即使算不上是全年的「最佳」，但仍然值得記下一筆。

迎接死亡的文學教授

年初由鄧偉傑導演，「同流」製作的《心靈病房》，以曾獲普立茲戲劇獎的文本，為演出建構起扎實的敘事基礎。劇本述說一位文學教授，如何迎接和面對將要降臨的死亡，對於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態度，都能讓觀眾獲得深刻的啟發。

資深演員羅冠蘭飾演該位女教授，從開場以漫不經心、輕描淡寫的姿態來向觀眾直述故事，直到後段以聲音和形體表達瀕留狀態，差不多算是一次演技示範。

羅冠蘭身穿病人袍，頭上戴着鴨舌帽，飾演一個性格極端，對人生有獨特體會的學者，但亦不要像任何一個普通人般面對生老病死。她的台詞吐字十分準確，不論是朗讀劇本引述文學派詩人的十四行詩，抑或是表達自我感受的獨白，字句節奏都是毫不差。她的聲線輕柔溫婉，但是吐字鏗鏘有力，能夠直達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每位觀眾。其身體和手勢都生動有力，情感抒發，收放自如，帶動全場觀眾情緒，一同經歷生關死劫。

羅冠蘭的舞台表演幾近完美。若能在劇末時，以坦然的身體面對生命轉化，那麼在近距離觀演關係之下，觀眾將可獲得更親密和誠摯的感動。

每夜失眠的精神病者

近年香港劇壇吹起搬演西方新文本的風氣，其中英國女作家莎拉·肯恩的劇作更受導演及演員喜愛。進劇場的陳麗珠便先在小劇場誦讀莎拉的劇本《4.48精神崩潰》，然後再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，分別以粵語及英語演出《莎拉·肯恩在4.48上書寫》。

顧名思義，進劇場的演出單不單只搬演莎拉的原本作品，而是由陳麗珠透過整體劇場元素，在



▲年輕黑工(站立者)的遭遇既惹笑亦唏噓 張志偉攝

香港劇場展現原作者莎拉的人生觀感。演出時，陳麗珠在舞台的不同方位分別放置了有線咪和無線咪，全劇大部分時間都是拿着咪高峰來唸誦原劇本台詞。她的身體隨着每句台詞作出激烈的宣洩。說到激動之處，她將酒杯擲向瓷磚牆壁，紅酒染在白色牆上，視覺淒厲；酒杯玻璃碎片散在台上，讓她赤腳走路更加驚心，令演出增添極端寒意。全劇節奏起伏，尤其她坐在高梯頂端，以原著的英文述說：flash flicker slash burn wring press dab slash...猶如一場自我鞭撻的祭祀儀式，將原作裏受着精神困擾的病人心態，赤裸並真實地傳達予觀眾眼前。

陳麗珠身兼導演及演員，透過翻譯劇本對時代的價值觀作出評議，意欲超越莎拉的原劇本，對已逝的靈魂作出呼喚。陳麗珠不將劇場視為純粹表演的場地，而是發展成人與人真正可以互相溝通的空間，以此回應莎拉對生命的絕望嘆息。

仲夏夜的顛覆驢子

去年是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，香港舞台的莎劇演出亦此起彼落，熱鬧歡愉並且談情說愛的《仲夏夜之夢》，便有多個不同版本同年公演。

演戲家族改編的音樂劇，保留了原劇的基本結構，但以歌曲轉化成台詞，並將部分情節簡化，從而把主線集中在兩對年輕戀人的交錯愛情。雖然凡間宮廷的主線減輕了，但戲中戲的胡塗劇團仍是最具娛樂性，讓全劇發揮高度諧趣效果。黃嘉威飾演的工人厚皮，被精靈點化成驢子之前演唱的歌曲「戲為財」，充分發揮角色的身份和個性，表達了戲子與人生的關係，演唱效果既惹笑，亦配合着劇本的原來寓意。

具備商業劇場元素的神戲劇場，亦由影視藝人結合舞台演員合演《仲夏夜之夢》。全劇美輪美奐，氣派豪華，雖然以莎劇的原著作為基礎，但導演甄詠蓀為演出賦予高度音樂感，令全劇充滿不同的語言旋律，抑揚起伏，節奏分明。戲中戲的胡塗劇團同樣發揮出色的喜劇效果，以Rap歌及和聲製造的場面，輕快有趣，活潑爽朗。邱頌偉亦是飾演工人羅友，轉為驢子之後同樣有令人笑破肚皮的演出，即興台詞亦對時弊作出辛辣諷刺，再度成為舞台上令人難忘的莎翁驢子。

小劇場的無限創意

藝君子劇團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演出《罪該萬死》，號稱為「覺醒系列序曲」，當中有關「覺醒」二字可堪玩味。編劇黃呈欣參照了德國律師撰写的兩本小說《罪行》和《罪咎》，撰寫成一個既包含敘事功能，亦具備劇團思辨效果的演出。劇團以一貫具娛樂性的表演方法，由演員分飾不同角色，間歇地呈現即興劇場效果，以強烈的劇場主義形式，表達凝重而貫穿人性的人生議題。

劇場工作室於觀塘工廠區的自家黑盒劇場，演出了余翰廷編導的《我們都在努力生活》。全劇由十三個角色交織成現代都市小故事，角色們代表着香港不同階層，以朋友和親屬等關係連結一起，看似互有相干，亦可說關聯不大。十三個角色大概可以展示編導對現在香港的多個關注點：地產霸權橫行；小業備受歧視；生活壓力逼人。整個演出的形式與劇本主題有機結合，十三位演員每場只為四十四位觀眾表演，創作人與表演者為藝術理想艱苦經營，努力演出，形成香港其中一種文化特色。

大劇場的歷史人物

資深藝術家麥秋為中英劇團導演《孔子63》，以話劇形式剖析萬世師表孔子的個人自省過程，劇本主題深邃，傳達教化功能。麥秋導演特色是藉着角色的變化，傳達教育傳承的脈絡和意義。劇中孔子的學生子路、子貢和子淵，在這戲場面裏分別成為孔子的少年、壯年和中年，讓孔



▲邱頌偉飾演的驢子令人笑破肚皮 Keith SIN攝

子直接面對自己於不同時期的所作所想，不論在禮教和學術工作方面，孔子都作出了深刻的反思。從角色的轉化當中，亦滲透出一種因果循環的關係。

香港話劇團將劇作家潘惠森十六年前的舊作《親愛的，胡雪巖》，重新搬上大會堂劇院舞台，劇本所述一百多年前清裝人物的故事，與現代世界的人與事仍然有所關聯，展現了劇本跨越時空的獨特性。《親》劇呈現了歷史巨輪下的尋常百姓，如何以驚人意志來達成個人目標。在導演和設計師精心打造之下，舞台上各個元素都具備不同含意，發揮了劇場表演的象徵性，既讓觀眾清楚看到演出，亦呈現不明朗的隱藏意識。整體而言，《親》劇以劇場手法說着一個傳奇人物，同時說着千千萬萬個中國人的故事。

最感人的惹笑場面

我在二〇一六年觀看的最後一個劇場演出，乃是前進戲劇工作坊的《金龍》。該劇曾於二〇一三年首演，去年底更新了部分演員而再度搬演。全劇只有五位演員，分飾多個不同角色。主要場景是西方城市內一所號稱「中式泰式越式」的餐館小廚房，角色們在此為客人弄飯燒菜，烹調美食，但自己卻別有辛酸。演員以現代劇場表演技巧，透過形體動作和少許服飾，即時轉換身份，以少數的演員，展現大千世界的眾生相。

由德國劇作家撰写的劇本，以分割的片段描寫流落在餐館廚房的黑市工人。他們從老遠的家鄉飄洋過海，為的是賺取金錢回餬鄉親。全劇以極盡嘲弄的筆法來述說黑工的生涯，顛覆喜鬧的表演形式當中，隱藏了唏噓和艱辛的血淚。全劇最感人和動人之處，在於年輕黑工一直被牙痛困擾，其他黑工為免他的痛楚惹人注意，因而暴露身份，於是強行為他脫牙。豈料年輕黑工脫牙之後失血而死，其他黑工在口腔的爛牙洞內，卻看到年輕黑工與家人重逢的畫面，從而形成一幅「有血有淚」的家庭團聚場面。

若說《金》劇純粹只表達黑工被壓迫的議題，也不盡然。除了「脫牙致死」的情節，劇本另一條主線是蟋蟀如何維持生活。蟋蟀被勤勞的螞蟻看成異類，不斷排斥，在偌大的世界也似無路可退。對於現實世界某些國家興起的保護主義，也是一種極大諷刺。



▲《孔子63》中，孔子(右二)與三名弟子商議赴商之事 中英劇團供圖



▲《心靈病房》是羅冠蘭的演技示範 Fungwai Sun攝